

另一面

■萧湘子

我和霞的故事

每年的教师节,我都会接到一封薄薄的信。
打开信封,一张粉红色的心形卡片跳出来,宛若蹦蹦跳跳的兔子,娇嫩而耀眼。这是我远在安徽的学生霞寄来的。
霞每年如约一般地来一封信,给我空洞的生活增添一丝清丽的舒畅。

霞没有很高的天赋,但她对于每一件事情都是花十分的心思,尽百分的努力,千方百计地攀登心目中最完美的高度。我知道,这样的霞已经很难得,因为霞是一名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。简陋的租房,狭窄的学习空间,简简单单的饭菜,朴素的打扮,是霞袒露在我面前的所有家当。幸亏这朵素净的小花,却散发出世上最浓的香味,展露出最时尚的姿态。她成绩优秀,品德高尚,工作能力强,往往以全班最高的票数当选班长。可她还是像刚来萧山时一样,微笑中没有卑微,诚挚中没有陌生。小小年纪不应有的宽容与亲和力,如此完美地在她的身上荡漾。

霞也经常出现在我的文字中。记得第一次成为我一首小诗的主角,震惊得好像要把眼珠子瞪出来。天真的她不知道诗歌的含义,却明白老师在她心里的神圣。从此,霞也爱上了诗歌,不光每天的朗诵,而且也会试着练手。虽然稚嫩得像喝白开水,可她还是一如既往,死心塌地地爱着诗。这份执着,让当初无意识写她的我不曾料到,也深深感动着。于是,霞作为美好再次进入我的文字,而且次数越来越多。霞好像也理解了我的心思,把自己涂鸦之作投了出去,没想到真的在外面的报纸发表,也能在诗歌大赛中获奖。我看着霞笑呵呵地把得来的稿费和征文奖金买了书,又喜气洋洋地看着霞把这些书造册,分给同学们看。我有一阵喜悦,更有一丝安慰。霞终于自信地走在萧山的阳光下,与萧山同学融化在一起。

这样的日子一点也不觉得闷,反而过得很是开心。我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,和霞一起做文字游戏,把我们写在各自的文章中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在文字里深深纠缠,在想象中互相召唤。我们把这个秘密告诉全班同学,我做梦也没想到,全班顿时掀起写作的热潮,我也意外地拥有了许多“粉丝”。大家心照不宣,沉浸在自己设置的障碍之中,折磨自己,给自己像原野上沙粒一般的贫瘠生活,注入唯一的绿色。而霞呢,则充当幕后的角色,给同学们改稿,策划班级博客,给遗落在乡村的我们,作一次饥饿的远游。

很遗憾,在萧山生活10年后,霞回了老家,再也不来萧山的了,她回到老家去读高中。短暂欢愉后的失落,让我的学生都感到十分郁闷。但是,他们很快和霞建立了联系,并开辟了新的联络方式——QQ空间。他们在那里重新谈学习,探人生,论生活。我想,联系他们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,而这份情感,将超越地域与方言,跨过千山与万人,刺透心灵与性别,是天底下最舒缓的曲调,最悠扬的节奏。

我只是她生活中的一个远方相伴,是时时提醒她必须优秀和幸福的首席执行官。每年一封信,淡淡的,年年岁岁,不会结束。

我们保持了如约而至的友情,一个霞走了,一批又一批的霞不断走进我的视线。他们把苍凉和沉郁带来,把起伏和蜿蜒抛给我,把寂静和空旷带到我的工作中。我经常体验这些不朽的景象,发现自我不朽的意识,感觉自己的工作会因他们而在瞬间化为永恒。

我并不因为他们是“外地人”而特别地照顾,在我的眼里,学生都是一样的,都是平等的,都是中国人,何必分等级呢!我平等地对待,对长年跟着父母亲漂泊的外地生来说,就是很好的待遇,就是保持了一份尊严,而这份尊严,正是霞所特别在意的。如果我特意地照顾,反让他们觉得,他们就是外地人,是很特殊的一类人群,会在他们心底留下一截抹不掉的阴影。他们要求平等,甚至比分数更渴望。

所以,我坚持自己平等的做法,走近他们的喜悦,走近他们的忧伤,实实在在袒露博大的接纳。其实平等地接纳,是心灵的需要。

这些外地学生,或许会把在萧山的经历,永远地刻在心底,而我只不过是他们人生中一个不起眼的站点,给他们加油。他们的人生由他们自己把握,没有因为自己不能选择的因素而放弃人生的诸多选择,相反的是,能够正视自己,不怨天尤人,把不足当动力,把贫困当磨炼,这样的人生才不会血淋淋的,这样的人生才会冲破作茧自缚的牢笼。

我每年都会认识一些外地学生,每每这样的时候,我都会像对待霞一样地对待他们,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。我深信,在不远的将来,他们也会和霞一样,离开萧山,回到凝血带肉的故乡,去创造属于他们的精彩。

这是许多年前的事。
多年前,我还在当教师,经常会碰到外地孩子。
如今的我,早已离开教育系统,但在我的心底,会留有一角,放置这些曾经的学生,一群外来的学生,他们,是我生命中曾经的璀璨。

小辰光

■金柏泉

我在夜空数星星

“一颗星,咕囡囡,两颗星,加油瓶,油瓶油,好炒豆,豆子香,加辣椒,辣椒辣,加水獭,水獭尾巴长,十个小老鼠它娘。”
小时候的日子过得艰难,却也有一些值得回味的情景,比如晚饭后在道地上乘凉听故事,数星星。
夏日的傍晚,被炎日烤了一天的道地,虽没有了阳光反射的热焰,但地表依旧是滚烫滚烫的。家家户户的孩子,会早早地清扫好各自家门口的道地,用脸盆水泼洒到地面降温,又在道地角落燃起烟堆驱蚊。然后从屋里背出小桌子(小八仙桌),放到道地中央——做好一切准备工作,就等大人们从地里忙碌回来边乘凉边吃饭。

那时候的饭菜很简单,几碗咸菜加时蔬,一碗干饭,再来一碗干菜汤,啼啪啼啪五分钟就落灶。此时天已经暗了,闷热的夜晚,四周像是被大大的玻璃墙围住,吹不进一丝凉风。
何以消暑?唯有故事,最让人享受的时光从这个时候开始。

父亲有些文化,会讲好多故事,如《西游记》《说岳全传》《封神榜》《西厢记》《包公传》等。村里的大人小孩,都喜欢到我家

道地来听我父亲讲故事。父亲的记忆力好,无论哪一部戏,他总能一板一眼把故事讲得头头是道,从不会半途卡壳。一情一节的剧情延伸、惟妙惟肖的人物描述,让听者欲罢不能。讲了一回又一回,还是被恳求“再讲一回”,听者人迷得连上茅坑的工夫都没有。来叫家人回家睡觉的女人们,也会不知不觉被故事吸引,站在旁边忘记了自己来干什么的。

我最喜欢听的是《西游记》,如来佛祖、观音菩萨、孙悟空、猪八戒等形象,最初就是听父亲故事印入脑子的。也因为故事里对天庭的描述,总是对深邃的夜空充满遐想。

光身仰卧在小桌子上,满眼全是星星。一颗一颗地数,总是数了这边忘了那边,怎么也数不清。忙完了家务的母亲,会坐在桌子旁边,一边对我们摇着芭蕉扇,一边讲天上的事。说:那个是月亮,月亮里有一棵很大的月桂树,一个叫吴刚的人,为了获取嫦娥的芳心,立誓要把这棵遮挡月宫的大树砍倒。吴刚准备了一篮子饭,挂在树枝上,不停地砍着,饿了就吃饭篮里的饭,但一吃饭砍到一半的树又弥合了。如此一直砍一直吃一直弥合,至今还在砍。那颗特别亮的是启明星,别看现在像是马上要落入西山,明天黎明前它一定会准时出现在东方;它是专程从西方赶来接太阳公公上班的,启明星不出现天就不会亮。还有那片白茫茫像一条河的地方叫银河,银河两岸,这边有个牛郎,那边有个织女,他们是夫妻,却只能在七月初七那天才相会一次……

突然,一颗明亮的星星从半空划过,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。大人们说这是“扫帚星”,不吉利;如果“扫帚星”落入“棺材星”,会有大麻烦。听起来挺吓人的“棺材星”,其实就是连起来形状像棺材的北斗七星。恐惧挡不住越怕越好奇的心理,偷偷瞟一眼连忙闭上眼睛,算是两头都可交代的一种自我安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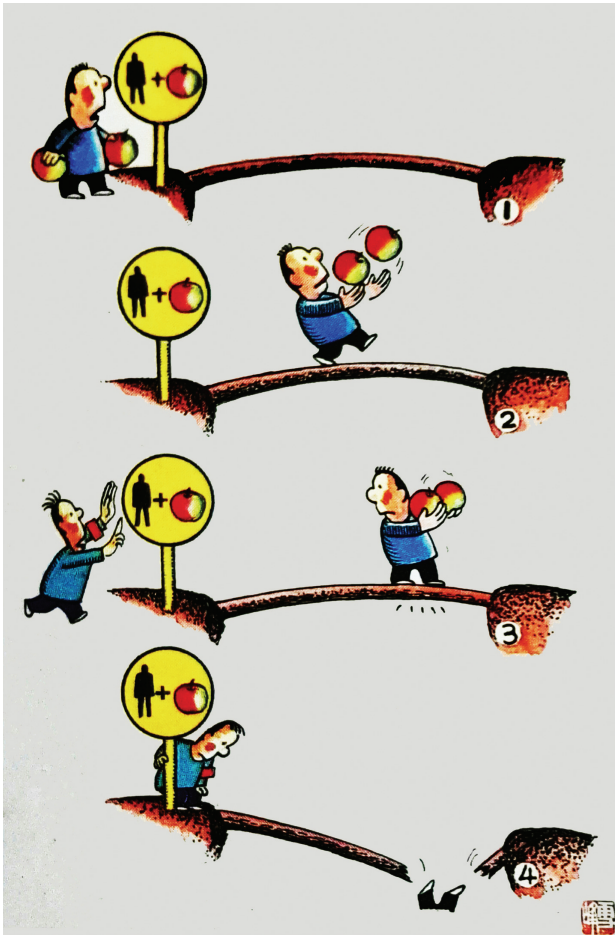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的故事远没有父亲讲得引人入胜,翻来覆去的几个传说,早已没有了吸引力,倒是她的喃喃细语,还有那永不停息的芭蕉凉风,最能把孩子哄入梦乡。

“一颗星,咕囡囡,两颗星,加油瓶,油瓶油,好炒豆,豆子香……”眼看孩子们即将入睡,母亲又会哼起这首童谣,希望梦中的孩子,能吃上香香的豆子,做一个甜甜的好梦。

醉花阴

■赵雪峰

《超重》不重



漫画《超重》获奖后,我曾应《中国漫画》之约,就我的漫画《超重》谈创作体会。其实这幅《超重》构思得很轻松。

平常如果没有特殊情况,我休息日都要在办公室度过。因为我早已习惯独处——隔地写点或画点什么

那天休息,我要去单位,妻子硬塞给我两个苹果,我不敢违抗,拿着苹果走下楼,边走边将苹果抛向空中再接住,抛着抛着,想起了一个智力测试题:有一个人拿着三个铁球过桥,桥只能承受一个人和两个铁球的重量。问:这个人怎样才能一次将铁球全部带过河去? 答案是他不停地轮流把铁球抛起再接住,因而总有一个铁球在空中待着,这样既不超重又可以把铁球一次性全部带过桥去。

于是就有了这幅画的构思——一个人看了桥头的警示牌,灵机一动抛果走上独木桥,可以想见,他的手一停就要出麻烦。怎么停,必须制造一个戏剧性的场面:在他将要到达终点时,后边跑来一个臂带袖标的好心人,这人大声喊叫着什么,也许是提醒让他注意,也许是让他回来,反正这一嗓子,把那个即将走过桥去的人吓了一跳,手中的两个苹果一同被喊落在胸前,不好!他站住了,同时也超重了,接着悲剧发生了,后面这位“好心人”还大感不解地向下张望。更多的意味就都在画里了……

如烟事

■赵显一

我曾在玉环派驻

玉环永兴村镇银行筹建到成立后的一年内,主发起行派遣的同志都入住在玉环新世纪宾馆。我们两个星期回一次萧山,确保每一个周末都有一位行领导留守。2009年5月,我们搬到了渔丞单身公寓入住。

2010年初,萧山派驻的人员只剩我一个了,按照台州银监要求,我的党组织关系迁入了玉环县机关关工委。我搬进了玉环13号小区。

村镇银行开业初期,我们的一日三餐被安排在步行街附近的友好饭店里,但一段时间吃下来,便觉得腻了。在大家的建议下,将银行四楼作了改造,买来灶具、碗筷、桌子、座椅等,承包给了当地一对夫妻经营。师傅会做各色玉环菜,基本上和小饭馆里差不多,但是方便、干净多了,记得当年的中秋节员工聚餐也是在食堂里办的。每到星期五的中午,师傅就固定做一个当地的特色饭——咸饭,用五花肉切片炒出香味,加入带鱼或鳊鱼干、香菇丝、虾干、鱼面、土豆和酱油、料酒等翻炒,然后和浸泡好的米一起倒入电饭锅,煮好后加葱花,米饭呈酱紫色,咸淡适中,清香扑鼻,特别好吃,还耐饥。当天轮到回萧山的同志,连续开四五个小时的车,也不会觉得饿。于是星期五吃咸饭成了惯例。

过了大半年光景,食堂师傅提出要求回家帮助孩子创业。食堂停了,大家重新吃起了外卖。到了饭点,大家轮流着点外卖,看着菜单,实在点不好,我点得最多的是鱼香肉丝饭。后来副行长王爱国通过熟人,让我在土管局食堂里搭伙。但没有自己的食堂总归是不便,也不像个单位,爱国托人找了一个师傅,食堂重新开张了。

在玉环,芹菜一般被当做调料放的,好比葱花,很多菜都会撒上一些,最不能苟同的是,几乎每个菜都要放生姜,我们老家的传统是去腥味要放生姜的,比如河鲜海鲜之类,红烧肉是断然不会放生姜的。有时候我们想吃红烧肉,可放了生姜,这个红烧肉的美味就打了折扣。实在忍不住,就和食堂师傅说不要放,师傅一边答应一边还是习惯性地放生姜,改不了。

玉环农村,农家院落、山间坡地,多柿子树,深秋时节,累累果实压满枝头。从我们银行食堂的北窗口望出去,几里地远的山脚边,就有好几棵柿子树。大约国庆节以后,每当坐在餐厅里吃饭,抬眼就能看到红红的柿子一直挂在那里,直到隆冬季节,除自然掉落,也没见有人采摘,不知为什么。看惯了银行周边那些自建房子的单调颜色,和屋顶清一色的不锈钢储水桶,再遥望远处山脚那一抹红色,对眼睛和心情都是一种犒赏。当地人说,这种红柿子5毛钱一斤,除了自己吃,也没想着花力气摘下来去变钱,有路人过来采摘,也不会去为难他们,任凭采摘好了。有一回下班,爱国说要带我们去摘柿子,尽管天色将晚,仍阻挡不住我们高涨的心情。我们驱车前往,到一个叫沙岙的地方,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,摘了好些柿子,回来放在行里,让员工自己拿来吃。有些回萧山的,顺便带一些回去,这东西,在我们老家是稀罕的水果,又红又甜,水分也多,小时候很少能吃到红柿子。

这个陌生的城市,带给我们太多值得回味的瞬间,往往是很平常的一件小事,不经意的一个片段,工作之外的一次游历,却能引起长久的共鸣,让远离家乡300多公里的我们,感受到她的款款友情,和那满满的烟火气息。

五味子

■瞿仁泽

人间最美是秋韵

红叶飘飞,季节交替。我有幸在这个季节里聆听到起伏的音符。一对耄耋老人相互搀扶着,迎着瑟瑟秋风霍然前行。远处夕阳正红,余晖洒在耄耋老人的身上,一片金红色的光环;满山遍野的红叶又映衬着这对老人的身影,真是人间最美的秋韵。

然而秋天在古代文人墨客眼里的萧瑟凄凉总是跟愁连在一起。无论是唐诗宋词还是元曲,文人墨客都喜欢用秋来抒发情感,寄托哀思。“世事一场大梦,人生几度秋凉?”是苏轼的秋;“梦天千里清秋,水随天去秋无际”是辛弃疾的秋;而秋的到来也让人措手不及,在秋的关照下,一夜飘飞,满城尽带黄金甲。他们的秋往往充满了一种凄凉之感。的确,时光匆匆,岁月如梭,枯黄的秋树褪尽了春夏的繁茂,花草凋零的景象让人不禁感叹时光的无情。秋是萧条,它蕴含着一种淡淡的忧伤,也难怪让他们生出悲秋的神韵。

然而,秋天是一个矛盾的季节。在这个季节里,大地上的生机渐渐隐退,天地间的气息也变得冷清,人们开始慢慢收拾起夏日的繁华,迎接即将到来的寒冬。秋天的风吹拂着脸颊,带着凉意,仿佛是在告别夏天的热情,迎接冬天的寒冷。

因此,秋天并非只有萧瑟,它也可以壮观,正如王勃笔下的秋: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同时,秋也可以是华丽的,夕阳红在秋的加持下红遍整个天,在让人不由赞叹的同时也给人以神秘之感。

秋更是一个丰收的季节,金黄的稻谷、红艳的苹果、脆甜的梨子都在这个时节里熟透了,等待着农民的摘割。丰收的喜悦弥漫在农田中,也传递到了人们的心间。在这个季节里,人们尽情享受着重劳的成果,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。

而人生之秋又何尝不是这个味。历经春的耕犁,夏的生长,已积淀了几许悲欢离合、酸甜苦辣的人生阅历,能更洒脱地“朝看水东流,暮看日西坠”;也更懂得“百年明日有几何?青春岁月已随流日逝去,但未来的路依然漫长,错过了就不应再失去”的道理;也便有“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”的蓄势待发的豪情和自信,与秋风相伴,与落叶共舞,一起成风,完成了生命的箴言。

秋天是一个充满多彩的季节。在这个季节里,我们可以欣赏到大自然最美的景色,感受到大地最深沉的情感。无论是凄凉的秋景,还是丰收的喜悦,都是秋天的一部分。让我们心怀感恩,珍惜每一个瞬间,共同品味秋天的韵味吧!



体育中心一景 许克拉摄